



文史

《詩經》〈蒹葭〉

《詩經》十五國風的《秦風》，收錄了十首作品，大都是東周時代陝西關中到甘肅東南部一帶的民歌。秦地僻處西陲，與戎、狄雜居，環境促使秦人崇尚勇武的特質。因此，《秦風》的詩，多反映秦地勇武好鬥、粗獷質樸的民風。可是其中〈蒹葭〉一詩卻透發淒婉纏綿、超逸瀟灑的情致而別具特色，清代方玉潤（1811–1883）《詩經原始》評說：「此詩在《秦風》中，氣味絕不相類。以好戰樂鬥之邦，忽遇高超遠舉之作，可謂鶴立雞群，翛然自異者矣。」

關於〈蒹葭〉的內容，眾說紛紛，有說是諷刺秦襄公的，有說是渴求賢人的，近代學者多說是一首情歌。筆者認為，說是一首情歌，是從民歌的角度切入，這未必真能直尋詩人的原意，但卻能避免「穿鑿附會」之譏。

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。」

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坻。」

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。」

詩篇的第一章，開頭以寫景起興：「蒹葭蒼蒼，白露為霜。」兩句點明時間、地點和景物；在深秋的破曉時分，晚間凝結的霜露依然，眼前盡是青蒼的蘆葦。詩人在此氛圍與色調下，懷念在遠水一方的意中人。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」，詩人沒有正面描寫所懷之人的形象和風度，只寫二人相距遙遠，給讀者留

下想像的空間。詩人對意中人的企慕，隨之化為行動上的追求，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長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央」，詩人沿河逆流而上，道路難行，崎嶇而漫長，又順流而下。意中人彷彿在水中的一方，若隱若現，若有若無，可望而不可即。而詩人眼前最真切的，就只有蒹葭蒼蒼，秋水茫茫！空靈的秋思與惆悵茫然的懷想，互為激盪，構成獨特而感人的意境。

第二章承接首章，換了幾個字。「蒹葭萋萋，白露未晞」，「萋萋」，茂盛貌；「晞」，曬乾的意思。地點、景物不變，時間上稍稍遞進。詩一開始時，詩人只看到白露成霜，此刻太陽也許出來了，熱力融化霜露，但露水仍停留在蘆葦葉上。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湄」，「湄」，水和草交接處，指岸邊；詩人想像「伊人」原在水的遠方，此刻在「水之湄」。詩人要尋找「伊人」，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」，「道路且

躋」的「躋」，升也，這裏因協韻，讀作「基」。詩人逆流而上，由於道路險阻，地勢漸高而陡（躋），找不到；又再順流而下，「伊人」彷彿在遠方水中高地（坻），若隱若現，若有若無，可望而不可及。

進入第三章，詩人又換了幾個字。「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」，「采采」，（因協韻，讀作「始始」），也是茂盛的樣子；「已」，止，這裏作「乾」解。詩人看到茂盛的蘆葦，時間上儘管推移了一些，可是葉上的露水仍未全乾。詩人接着寫：「所謂伊人，在水之涘。」「涘」（音嗣，因協韻，讀上聲「似」），指水邊。詩人的意中人在水的另一邊。詩人努力尋找，「溯洄從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從之，宛在水中沚」，逆流而上，道路是曲折迂迴的。「右」（因協韻，讀作「以」），鄭玄（127–200）解釋：「右者，言其迂迴也。」順流而下，意中人彷彿在遠方

的水中洲（沚）上，若隱若現，若有若無，可望而不可得。

前人曾評論讀完詩的第一章，興味已足，接下只是餘音而已。但讀者的情感，卻在這「餘音」繚繞中，引起接二連三的共鳴。

詩中的「伊人」形象，其樣貌和服飾詩人沒有交代，只通過蒹葭露白、秋水澄明的景致映襯出來，又通過上下求索的執著烘托出來。最終，詩人因阻隔而見不到「伊人」，讀者便不能循着詩人找到「伊人」後而一窺究竟。「伊人」的美，就只能從想像中產生。但由於「伊人」的存在，使詩人獲得了前行的勇氣和堅守的動力，在孤獨中找到了最有價值的依附和寄託。於是在水一方的「伊人」，便使詩人的精神得到寄託，心靈得以安慰，而生命也得到了昇華，釋放出最大的魅力與價值，為人們留下了一種朦朧美感的詩意和熱切的愛戀。

總言之，〈蒹葭〉這首詩，寫景則色彩明麗，抒情則委婉曲折，通過對特定情境和時空條件下客觀景物的描寫，達到了情景交融、互起襯托，以至於產生渾然不可分的藝術境界。

陳樹渠紀念中學校長、
粵語正音推廣協會主席 招祥麟博士



掃一掃，
收聽朗誦示範



李白《月下獨酌》

寶安商會王少清中學中五學生 黃迪雅



學生園地



委婉含蓄。

在這篇詩歌裏面最使我印象深刻的部分，是作者寫自己與月亮和影子喝酒的那一部分。而且在詩歌的開首，李白就已經運用了反襯的手法。「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」，李白藉

着月亮下花間的繁盛，反襯自己孤獨的心情。李白身處花間，當晚又有明月當空，正值良辰美景。但他卻孤身一人，獨酌無味。這句詩句以樂景寫哀情，更加突出了李白的哀傷。

此詩歌中，李白邀請月亮和影子結伴同樂，是因為他自己一人在月下飲酒無味，身邊又沒有朋友，所以只可以想出與這些沒有感情的死物結伴同樂，也藉此排解內心的孤獨和寂寞。

同時我也很佩服他在遇到痛苦之後可以自我開解的特性。藉這首詩歌可以看見他依靠飲酒來排解內心的痛苦，在感到孤獨的時候也自己幻想出影子與月亮在陪伴自己飲酒，來慰解自己內心痛苦。但是借酒消愁這個做法並不值得我們的參考，正所謂借酒消愁愁更愁，遇到



煩惱的時候，還是選擇其他做法比較理想，比如跟朋友聊天，多一個人想想怎麼樣解決，又或者是做做運動，放下煩惱一會兒，看看過一會兒會不會有其他辦法出現。所以其實我是不太贊成作者借酒解愁這個做法的，這個做法並不可以解決任何事情，還可能會把事情惡化，把問題像雪球那樣愈滾愈大。再加上，傳聞中李白就是因為飲酒，分不清現實還是夢境。當他坐在船上飲酒的時候，看見湖裏有月亮想去撈它而失去平衡掉到湖裏淹死。因此我認為喝酒不能解決任何事情，也不會像他一樣依賴酒精。

多多益善

到重用，便投靠劉邦，成為劉邦手下的一位良將。原本劉邦也不重用韓信，但在丞相蕭何的推薦下，韓信做了大將軍，多年來為劉邦建立西漢立下了汗馬功勞。

在劉邦與項羽爭奪天下的關中之戰，漢軍僅數千人且為烏合之眾，由韓信指揮。韓信一仗在井陘與二十萬趙軍對陣。他背水一戰，大敗趙軍，於是士氣大振。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以少勝多的「井陘之戰」。此後，也是韓信指揮的漢軍擊敗了項羽，逼得項羽烏江自刎。

劉邦稱帝後，由於多年戰功，韓信被劉邦封為楚王。但由於劉邦害怕功臣們威望太高，會覬覦自己的皇位，於是處處提防他們。不久，劉邦接到密告，說韓信接納了項羽的舊部鍾離昧，準備謀反。於是，他採用謀士陳平的計策，假稱自己準備巡遊雲夢澤，要諸侯前往陳地相會。韓信知道後，殺了鍾離昧來到陳地見劉邦，劉邦便下令將韓信逮捕，押回洛陽。

回到洛陽後，劉邦知道韓信並沒謀反的事，又想起他過去的戰功，便把他貶為淮陰侯。韓信心中十分不滿，但也無可奈何。劉邦知道韓信的心思，有一天把韓信召進宮中閒談，要他評論一下朝中各個將領的才能，韓信一一說了。當然，那些人都不在韓信的眼中。

劉邦聽了，便笑着問他：「依你看來，像我帶多少人馬？」

「陛下能帶十萬。」韓信回答。

劉邦又問：「那你呢？」

韓信說：「對我來說，當然愈多愈好！」

劉邦笑着說：「你帶兵多多益善，怎麼會被我連住呢？」

韓信知道自己說錯了話，忙掩飾說：「陛下雖然帶兵不多，但有駕馭將領的能力，所以我才會被陛下抓住啊！」劉邦見韓信降為淮陰侯後仍這麼狂妄，心中很不高興。後來，劉邦再次出征，劉邦的妻子呂后終於設計殺害了韓信。

韓信

